於于野談
全

於于野談

權可述者　恭僖大王武士也嘗渡海遇風船擊石而破百餘人盡流屍而可述與其奴壽石共攀一破板而棄馬板狹不可容二人而勢甚將不免兩死小人何惜願大人好保小人終此辭矣遂投水而死矣可述其板泛泛呼號被行舟所救得活告于官　旌壽石之門復其妻子爲良民後可述官至濟州牧使

私奴尹良全義人也陪其主牽馬踰車嶺日且曛有一人挺劒脫冠由山谷截前路直趍而前尹良知其爲賊人捽其主隋馬踞其胷曰是夫吾主也居常鞭撻我甚苦欲報其怨無其便今有後馱某某物若干價願借我其劒吾且甘心是夫與若分是

物賊信之假之劒尹良倒其劒刺其賊活其主○論介者晋州
官妓也當萬曆癸巳之歲金千鎰糾義之師入據晋州以抗倭
及城陷軍敗人民俱死論介凝粧靚服立于直矗石樓下峭巖之
前其下萬丈直入波心羣倭見而悦之莫敢近獨一倭挺然直
進論介咲而迎之倭將誘而進之論介遂抱持其倭投于潭心
俱死壬辰之亂官妓不見辱而死不可勝記匪止一論介而多
失其名然彼官妓淫娼也不可以貞烈稱而視死如歸不汚於
賊槩亦聖化中一物也不忍背國從賊無它忠而已矣
江南德毋者京都西江蒿工黃鳳之妻也鳳家居蠶頭以海賈
爲事萬曆初入海遇颶風不還妻衣素行喪闋三年服寡居累

年一日有人自中原回傳鳳書曰漂海泊中原甘地爲民家傭
其妻得書嗚悒悲號曰始以良人葬魚腹今聞尚保軀命居上
國吾將持瓢行乞雖僵死道傍必達也宗黨止之曰小國之大
國間有疆界之禁關門之設異言異服者不敢入犯之者有常
刑今婦人獨達萬里必不達其爲路上之骸無疑其妻不聽排
家而達潛渡鴨綠江直入中國鶉衣蓬首垢面赤脚乞食於市
歲餘達于江南如書中所指果與鳳相遇於海上邊城遂與偕
還故國歸路有娠還舊居生女名江南德閭里不名〻曰江南
德毋異之如黃卷中余觀中國與東國內外有截亂離之前彼
此邦禁方嚴一婦女乃敢獨入中原達還如東隣適西里終遇

良人於茫茫渺渺之境此天下所無之事其勇敢貞烈植三綱
貫古今近世壬辰興兵之後我國人隨天兵籍兵名或載入
關達中原無慮萬人未聞一人私入中國能自逃還豈獨無父
母夫妻也哉盖人各愛其身出萬死一生世無其人故也彼如
江南德母者奇之奇也今年春母死年八十天啓元年夏記
朴元宗有不賞之勳震主之威　恭僖大王每引見而罷出也
必下龍床俟其出差備門乃升床宗元聞之曰自此每罷出必
搴裳疾足顛倒喉喘而後已人臣逢此優禮豈有善享其終者
乎多近婦女飲醇酒疽發其背使侍婢相遞爪搔之不廢酒色
瘡日益甚不救三十六而爲領相四十三沒

李王堅王孫也其父興安君其祖漢南君俱廢王堅爲人醇戇而無手業不可資爲生學造鞋于隣工以糊口終至極巧長安貴游子弟爲娼妓買女鞋者皆歸焉妓必曰王堅手法廢后復父祖爵業如古起廢王堅授懷川正爲宗室品職乘飛黃戴貂帽日趨於朝路遇靴工同業者必下馬揖見其長者雖泥道必拜靴工惶不自安望而避之常冠帶行遇舊同業者握手入草廬對酌色不怍從者行路多義之其子孫有義城君好學有孝行人多推之嘗對人博奕手品酷好觀者稱之曰好哉手品真王堅鞋手也衆抵掌大笑○嘉靖乙巳士禍作有逮其獄以進論者骨肉不保剟其餘乎人皆累息聳肩望〻而避李大司

諫霖死其獄其妻子凍餒無所告每四孟領祿之日於其家園墻內有以祿米五斗葅一缸潛置者主人亦不知誰氏子也彼亦不自爲某氏爲也如是者久而不替至于事定兩家猶相不知不言古人所謂酬德於不報者卽此謂也爲是舉者其有後乎○尹任外戚也富貴全盛時喜相種花與種花人相款甚許與一婢聽使役後任敗其家或坐誅或爲庶人任小子興忠以年未滿逭緣坐律旣朝廷伸其冤許興忠補官其婢服役種花人家經亂離孿其子弟三十餘人欲尋舊主詣興忠請服役種花人曰尹二相時德余能養花草與此婢宰相臧獲服事于小民家今過六七十年其德已深矣今經亂離失券子復尋舊主

吾何止汝惟汝所安於是自寧三十餘人請與忠歸之與忠撫
然辭曰吾先人當全盛時愛花草與汝一婢其子孫宜悉歸吾
何敢因經亂離失券逆先人之志還奪汝婢兩家相讓卒歸三
十餘人於種花人夫不忘本尋舊主忠也知自足歸已有廉也
斥其利順父志孝也世人見利雖刀抵死爭之雖骨肉猶成仇
敵此一事三善俱焉可以警後世而傳世也種花人名洪潾瑞
也○人之血氣有限而父子之間鄭傳不替雖千百歲如一日
吾巷中有忠義衛朴青有先祖朴董影子流傳二百年其容貌
相肖不辨彼此吾家有先祖柳政丞濯影子即前朝人也掛諸
堂上與吾仲兄夢熊相類仲兄妻覵而憂之曰何以先祖直諫

不善終也厥后兄亦死於孝吾外祖甥洪瑞鳳謁門丈鄭惕門丈年時年八十餘熟視之偶然歎曰爾與爾外王曾祖柳司諫面目聲音既同身長無不如之子孫之於先祖血氣貫通安有幽明之別不覺淚下云耳吁人之血氣非已有之也先祖之昇與無私而一家之中或成胡越是非忘祖忘其身也哉烏得以享神佑哉戒之哉先祖之於子孫也

洪大諫天民五月五日生幼時學馬遷史于先副學春卿至孟嘗君傳五月五日生者長與戶齊不利於其父母大諫大驚駭竦體東至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戶乎可以高其戶誰能至者稍自寬於心而戰懼之心未嘗捨于懷至年十五與里中諸

兒折花於東郭外至道成菴諸僧多病瘦面垢臭血而卧大諫憫然而退回時頭痛涔涔到家病熱幾死而甦其先夫染其疫逝大諫自咎為終天痛云○李之藎先墓在寶寧海邊中以大石為墓築於風水不吉欲去之不可得之藎曰去之不難遂入海島伐材裝千石巨艦四隻以千石長杠四面縛其石繫于四艦及潮水大漲大石為水所浮遂張帆入深鮮而投之海其奇畧出衆人慮外可堪為大將領三軍而終落拓而卒惜哉蘇世讓三昆季為親卜葬地隣有相士其術如神為卜一穴曰此明堂也蘇將啓土其夜世讓之季密入師室屬壁而聽其師謂妻曰其地果有明穴若指其穴相地者當死吾以稍南數尺

地下之美曰何也曰其穴三靈虫三昆季皆為高品季歸告其
兄移穴稍北數尺地用之師曰移卜大不可大凶蘇不聽曰昨
夜已聽師密語矣師遂乞命曰此下必有大蜂三匆令飛出失
其一則一不貴二則二不貴吾且必死雖開穴俟吾還家而開
遂躍馬而還於是破土開穴々中有石々下果有三大蜂皆如
拳即旋掩之未及掩一蜂飛出師未及門螫師腦後仆地而死
其後兩蘇皆升高品一蘇終不貴傳曰諺及婦人宜吾及也相
地師之謂乎〇朴府院君應順　先朝國舅其死占葬地其穴
後無主古塚闢土時得古碣埋地中亦府院君之墓也遂啓達
不允今丑尹帶原府院君孝全使相地人朴尚義相其親副定

公墓尚義曰是犯鬼門穴壙中必有妖氣速遷之不然必有災
仍開壙壙中木奴皆生鬚木婢皆生髮長數尺隨風鬖髿深怪
之拔其毫毫根皆白若着人生肥中以為不祥改卜他山葬之
壙中多誌石亦古副正公墓也莊子不憑其子靈公棄而埋之
靈公為靈久矣安知靈公之前不有古靈公如府院副正公歟
地理未可推也○鎮安縣監鄭湜湖南人也萬曆甲午乙未居
親喪時倭寇滿國獨湖西一道未被凶鋒湜生業稍裕南中豪
士如林懽林悙白振南各具舴艋載家屬避亂于羅州黒山島
是島在海中絕遠與濟州相隣漁採者所罕到竹樹參天土壤
極膏蔬菜之美魚鰒之肥倍海邊陸地之十行船者必候風占

雲而逞馬湜盡載家屬而一舸之中粮谷屢百石其餘喪中所
需磨礪之屬亦載之留島中屢月聞湖南消息平民多安堵同
逞之船將還故土候風湜夢有白頭老叟來謂湜曰我是島主
明日當假君便風君有馬甚駿吾甚愛之請留之湜覺而異之
向家人說其夢家人之夢或同馬湜甚懼欲放其馬於島中而
去湜長子儒士獨不惑強止之曰男兒處大事豈可信一夢況
今大寇在陸棄馬空山就陸地非計之得也湜一信一疑未決
翌日又夢白叟來曰子惜一馬不信吾言幸留處子不然吾不
許利涉既覺復說其夢欲留其馬長子又止之既舉碇張帆與
衆船偕發他船乘風烏逝帆檣無恙回顧湜船至洋中徊徨不

進湜大懼盡放家產於洋中船猶不進乃以前所隨小舫載其
馬與妻子終未免墊没滿船家屬盡填於魚腹南中人至今傳
說皆咎其長子余初捷魁科例除察訪湜為同僚為人精明而
倖直不幸至此可哀也○譯官申應澗者譯官判事申涎子也
屢朝燕京官至正二品販貨興家々業有贏涎八十不能自業
資諸子為生與應澗異室而處應澗素鮮誠孝其妻嚚悪無比
應澗每得時需具盤羞俾妻進其親與其婢私潛饋其女給應
澗示其空器曰舅盡饗無餘應澗信之每四孟俸祿分而進其
親妻與其婢私潛減白米一斗和沙數升他事皆餘之涎一日
過時日長食遠應澗適有所之謂其妻曰今日々晏速辦酒食

進之旣出涎待食至暮食不來知婦不肯饗杖僂而歸飢甚矣
應涸知之詰責之妻附臂而語曰若然有如陰天震雷厥明日
應涸出外妻女婢俱在竹肆庄陰雲四至大雨驟至一里晦黑
白晝如漆聞格格之聲出應涸家俄而大震三聲如天裂地坼
劃然而晴隣人入其家視之妻女婢三人騈首死屋上瓦撤成
帖卮尾不碎矣國語譁然皆咎應涸不孝不檢妻子三省推獄
應涸斃於杖吁天人之間理不綦黍無肆為惡上帝臨汝其可
懼哉申雖門中蘗出其事甚異不得不大書以懼世也或曰罪
在三人應涸不知故震不及之○閔山者吾家外庶蘗也居市
井嘗游鍾樓街上有一人胡衣破笠背負一草袋蒙以百結故

絜衙裝樓柱礎上而憩天方雨露小人見其負極重臭息甚促
密察蒲席皆是黃金山於是穿約令勿移他所亦不引歸于家
適貸市上之貨出萬匹布相易於路上而去因此富甲長安所
與婚媾皆宗室士族子孫皆爲達官即今鍾街有亂市之禁也
或曰草衣破笠者神人也匪人也○有一儒士讀書于山寺其
寺巨刹也高廊廣庭面勢弘敞與諸僧月夜相話夜將午忽大
聲裂天跳地自遠而至有巨虎如牛騰踔直入廊廡竄身諸僧
驚怖失措俄有一獸軀如丘陵逐虎及廊前嚼之虎不敢抗大
獸嚼虎如猫咬鼠虎垂頭揚尾半身入其口四脚不及地其獸
之傑魁雄偉不可狀未知其爲何等獸也又有北道堡將因搜

討入山忽有大虎躡竄蒼黃投巖穴而匿小選有一獸大如狗
全體青色目如金鈴逐虎不得捷佇立良久而去其狀如畫圖
中獅子云亦不詳何等獸也余疑儒士所見虎虥也古書虎虥
巨獸能食虎傑將所見必是狻猊也古書狻猊者獅子出西域
聞其敺虎豹慴伏能一日三千里安知西域獅子不偶來我北
道耶○嘉靖中江原道麟蹄縣民入山樵採遇玄熊〻乃壓民
堅坐移旹民仰見其陰如女人以瓜抵之良久熊乃喜甚頹然
而卧持民不釋民始做男兒之歡熊乃愛之挈入窟中積大石
為牢犴每出便擧大石如屋者杜其門聚細草為藉摘山中百
果與之多珍異饒其飢數日熊乃神物也能曉人語民人曰吾

居家食稻粱魚肉衣繭絲麻錦春夏異服夜卧有鋪有蓋不食生物烹飪有釜鼎不食淡有鹽醬而調味截割以刀刃無他許多物吾病且死丐汝幸出我生還無令枯死巖穴自此之後熊入村舍偷掠黃粱白粒酒醴醬缸如人立戴而來如牛馬負馱而輸細衣錦襖錦褥彩衾釜鬲器皿無不畢致皆可周用人間大小具取用如富家日得鹿豕獐兔及民家鷄狗牛羊之肉以享陸續不匱獨不及刀刃利物民居窟中以熊爲妻非但免飢寒飫致財用有裕衣輕煖桃床褥飽粱肉醉醇醪列鼎珍羞熾火而食獨閒閒在彼還家望斷居三年知熊無疑因溫辭說曰吾與汝雖異類旣爲夫婦情愛兩融無所疑貳而扃户之防日

蓋窂出入不得自由吾情甚惆塞汝之出游雖不出遊吾將安遑自此出入不杜户良久而返民猶不離窟熊稍信之民欲棄機逃走恐其追後欲其行遠不復而遁也詐謂熊曰吾在春川清平山西京村某家父母兄弟俱在而絶音已三年矣欲傳一書以探存沒汝能以此書傳之否熊頷之因付一書而去度其遠去竄走還家〻人初失民謂入山樵採為虎餌服喪已闋三年及至咸驚走匿以為鬼民備陳顛末而後相持痛哭熊還視其窟失其民遍山狂吼近山村落無不毁破搜索如是三四晝夜熊絶食自斃民之財用器皿窟之所儲時而用之終為饒家吾妻家婢夫原州鄉吏也金允者聞是事而慕之嘗山行見雌

熊露其陰而卧歆干之熊驚起舐之骨出乃死云々〇漢江南清漢之北有果川官舍々之背有大路出山上名孤峴昔有行客往過尋之有數間草屋々有敲撲聲白首老叟方斲木造牛頭客入觀之問造此焉為曰有所用旣而牛頭成以與客曰試戴之又取牛皮與之曰試衣之客以為戲兎冠戴牛頭赤身衣牛皮叟曰脫之客欲脫而不得仍成一大牛縶之皂下明日騎而入市方農家委重價求之客大呼市中曰我人也非牛也備盡其辭買者不知解或曰是牛家中畱犢耶腹中有黃耶何其多聲也叟以高價跳蹬得五十端布謂買者曰此牛牽去勿近蘿蔔田食之輒死買者騎而進䭾重遠行駕耟墾田疲極而喘

鞭箠随之不勝其苦怒而欲訴主人又不觧矣自悼物中最靈
失本形而化爲畜物求死而不得其家櫪近於門有家僮洗蘿
蔔滿瓢而入客思叟言食蘿蔔必死之言以口觸其瓢蘿蔔散
地疾取數莖而食之嚼訖牛頭自落牛皮自褫宛然赤身矣主
人驚怪問之客悉道本末復送狐峴尋之無草屋只於巖底留
布數匹狐峴之名自此始君子曰斯言近誕足以喻實理世之
人逢時之昏失其趨者甚衆及其見賣於匪人被役事猶牛雖
千萬心中自欲下言人不信之悲夫○楊州檜巖寺有僧乞食
游嶺南之善山道逢一僧問其所向即同路仍與偕行其僧擔
一槖々中有鉢々中有宿飯遂行至一嶺日已午開槖出便共

飯問此嶺何名答曰鳥嶺食既又偕行日將晡憩于道傍長堤下樹陰而仍着小睡睡覺失僧所之既而視之其堤即檜靈南池之堤也寺之釋出見相勞問所從来即朝發善山諸僧以為誣已亦自疑其非真而身已到舊棲所相接亦同舍僧也日暮昏渾舍夜明瑞光亘天而亦不見偕行僧所在也○閔起文嵩丞旨時聞曉鐘詣闕馬上假寐眠忽遇亡友柳景深於路上叙寒暄問其所如曰吾家子弟具酒肉邀之餉訖而歸倏然而覺酒氣襲鼻深異之使人問其家柳氏子是日亡叟忌辰祭纔訖云耳○嘉靖乙巳歲年飢京外人民多飢死時人之謗曰飢鳥窺空厨言人飢鷄犬亦飢厨中無遺矢也至萬曆乙巳水災東

海白鷗為風驅適於嶺西山谷數百里之外人多手搏之西京縣監李命俊方坐衙有海鳥集于庭樹命俊謂邑吏曰海鳥無故至山邑不久必有大水未幾嶺東西大水卒至五臺山一角崩人民多漂死有一處子坐樓上鷄犬升屋而下呼號乞救江上人操舟而進水中失穴之蛇滿樓如織纏繞其身舟人懼而不敢近回棹而去有武人姜仲龍前縣監也善游不怕身見江上棺材漂下流水極取之連得四五板力倦且休又見一板在中流其妻強之潦水寒冽如水波勢甚疾仲龍挾板不及岸淹而死遂斲其板而葬之命浚先水而備災仲龍貪財而致死無他讀書不讀書之別○先王初年朝廷無朋黨及沈義謙金孝

元互相詆誹因成東西黨朝議分而貳之　先王大怒斥義謙
爲下道方伯遷孝元爲富寧府使時李珥上章曰兩人誠有罪
孝元素多病今若入北塞必死恐匪　聖世之事請移他處
上允其言遂除三陟府使三陟嶺東饒邑而邑中多鬼魅前後
守宰多死時銓官皆義謙黨故斥之死地也孝元之邑亡吏處
孝元不于官衙而于村舍孝元怪詰之吏曰比年衙內有妖邑
宰多遘厲而亡鎻已多歲月矣孝元亟令灑掃而處焉時春分
之後衙眷不敢隨徃孝元獨處空衙中閉閤而瞌覺視之閤自
開矣見一點青火在庭中左轉之小如螢右轉之大如盆或小或
大終如甕俄而一點飛入房中始細終巨如在庭迫近臥床孝

元起坐擁衾正色言曰人鬼殊道何嘗若是豈無以也如有冤
其細陳否者宜速退何敢見凌言訖火光倏然而逝不知何所向
孝元牢閉而眠夢有一夫闖門來告曰我是邑城隍之神自是
邑設位板饗之于山寺中年新羅王第三女妖巫之鬼也自小白
山來衒怪于民間事或有懲民惑焉遂斥我而棄我祀享之撤
我位板置之官廳内架上辱莫甚焉城主速逐出其妖神還我舊
祀幸孰大焉卒語而覺天明孝元早起促鞴馬邑人競主倅夜
必死及晨咸異之問何向之城隍祀使儒士畧干隨之入其祀
啓之閤内羅帷錦幡儀物甚備命吏卒盡撤之皆曰是神靈異
無比若是則必有大災皆睢盱莫敢近或稍〻亡匿令數三儒

士撤去位板帷幄什物積諸庭中而火之其中純金長簪純金
大鈴焚之不燒推擊之或尼毀而棄之復往官廳架上果有城
隍神位板命下吏安于祀絜牲酒以饗之其夜城隍神復見于
夢稱謝而去自此邑中無災時儒士璲祭見其事今為平昌郡
官言其首末甚詳○吾俗多忌諱事中國人乘船忌駐字箸字
同音箸者為快〻取疾速之意華語稱物之重者曰沉船中獨
不稱沉而稱重者亦忌之也頃者我國儒生應舉者恒言惡用
落字與諸友約曰語言用落字者衆手搥之有一儒塲中饌以
絡蹄為炙一儒把箸而進請食立蹄炙立者擬立之義也一塲
大笑或有未登科不食絡蹄者與落字同音故忌之柳淑緒將

赴司馬試夢棄駿馬而馳道中忽墜既覺憮然自失無緒好駿
馬常假武人駿馬遍長安花柳間忽馬蹶而墜忘其身之傷而
喜其夢之驗翌日應擧果中司馬甲藝每赴試猫横過前路及
其中試在明日而終日行不見猫强尋友家及夜深見路傍店舍
病猫蹲于門外拂其扇而驚猫〻驚截路而過大喜歸宿于家
翌日應試果中吁好忌諱女子之常事士子識道理豈惑於妖
說但士習之重科擧如賤人之憂死生可咲也已○吾家有僮奴
末石者性騃年二十不知已生歲幾何筭不能十曰吾年前十
七今年十六所能只刈薪而不能計薪十束只量力輕重而負
來謂笑者甚多詰其由兒時貌可愛性極敏稍長於羣童家長

出耘于野使渠摘覆盆子方夏紅子滿野赤身持筐摘之有村
牛繫其林爛熟者多在牛下匍匐而取之牛驚觝觸之加之角上
高六七丈迸落于地迷不省牛益怒因絶鼻索觸而躍之三四度
肚肉内外三裂膓腑瀉地血滿溝壑烏鳥爭啄之薪者奔告家
長來觀之氣絶矣遂抱就川上洗其膓納肚求醫于村里縫其
裂處又求醬油全椒生薑于遠村調和數器問口而斟之至夜而
甦數月縫合肥肉復全自此精神頓迷其癡騃如此云數月牛
主牽牛牧野日暮不還家人往尋之牛復觸殺之仆林中烏鳥
復啄膓與目村犬礫其肉矣遂縛其肉牛於大樹繫四脚巨斧斲
其項吁向使童子不貪山果必不見縫肚之患又使牛主當決膓童

子之時而殺之必無烏鳶啄腸村犬礫肉之患物性不一不惻之患伏
於豢養可愼也哉○古者通中國而上副使書狀官各異船各具二
本咨表文書以備不虞如高麗時上使洪師範済充書狀官鄭
夢周獨達者是也朝天之行船於豊川渡赤海白海黑海其間
數千里經許多州嶼候風潮取路故其如所需及中國貿販之
資各傾家資捆載于船豊州主倅大張柁樓之樂以餞之及其
發船也親舊攀船號哭以送之至今妓樂有柁樓樂之曲有火炮
一匹亦在朝天之貟家甚貧行資冷落同行者目笑之至海中一島
泊船樵汲棄順風將放船々自回旋不進船人曰自古舟行者一人有
水厄滿船皆被水災今我舟中必有當水厄者請試之每下一人

於陸船猶徊徨至火炮匠船輒沛然不滯遂相與議其糗粮釜
鬲刀劒所需諸器強畱之島中去約竣事而還當邀汝而同歸
相泣而別火炮匠獨居島中結草爲幕以備風雨寒暑拾螺蠡
搴蜦蛆以充飢渴自分爲絶島枯骨常夜不寐側耳而聽之每
曉風掀山震嶺而出于海每日晚又有轂掀山撼壑而入于島藪
異之候其時草山林以俟之有一大蟒大如虹樑巨將長不知幾百
尺在島中捕熊貙鹿豕而吞入海中趂脩鱗窮甲而食之其行
路成一溝可容大船火炮匠新磨大劒列殖于路中皆埋兵上
刃翌曉其蟒果自海而入島從頷至尾皆爲劒鋩所裂珠璣瑯
玕火齊之屬迸瀉于地委積充谿越數日瘴風腐臭透臭徃

見大蟒死于林中剖其腸而出之照乘經寸之珠不知其幾千百遂編草而裹之大如斛者十餘包以弊衣覆之以俟其同船者歲幾半忽有大艦張帆自洋而來高聲而呼曰火炮匠無恙否至則朝天東歸之船也相與把手而慰之邀之上船同船之人已得南金北貝文段綵錦於中國充船而回矣火炮匠曰諸君皆得重寶於中國而獨枯苦空山莫匪數也何面目歸見妻子在島中無所爲拾州邊團石要以充老妻鎭床支機之資紡績之具耳遂擧十餘包上船皆覆以弊裘同船之人竊笑而哀憐之旣還鬻諸市價至十二萬金富爲東方之甲○安德秀老神名醫也 昭慶大王朝年老多病罕與人相接而其疹脉命藥

百不一差雖難名痼疾無不治世稱楊禮壽用霸道速效而多傷人安德秀用王道效遲而不傷時論多歸安有一人遇邪祟苦疾沉痛屢月德秀藥餌之其症五變其藥亦五變皆見效其夜夢有一人謂德秀曰吾與若人積歲深讐以告上帝必殺之乃已吾五變其症以避公藥公亦五變其藥已饒之吾將不勝公矣明日當六變其症公若更治以新藥當移讐行與公德秀覺而異之頃之其家來問其病其症果六變矣德秀以疾辭焉其人竟不救吁邪雖祟人必因人榮衛之虛而逞其邪人能以先防良藥邪不敢援其隙吾於膏肓二豎之說深有契焉考之醫書膏下肓上亦有可療之劑針焫之劑緩而亦怕二豎之害已耶惜乎德秀惑於一夢卒不救

其人也○京城一宰相旣死之後家業貧窶其子婚祠艱窘有女可
笄匏日將醮偶有祠事行于家適其晨有故友戴星而行路值一
宰相前呵後導式道而來遂擧鞭長揖其醉如泥相與叙寒暄
曰今日不肖子邀余勸飮大醉而歸子歸說諸兒仍揖而別未數
步駐其馭贈一封書小紙曰兒家甚貧方成婚欵以贈之因醉
忘之子其替余傳之其友尋其家傳其語諸子祀事幾訖聞之
聚首而哭坼其封有大珠三枚示之婦人〻〻曰吾家葉金之簪
也初喪飯含用此珠今從何處得復來取其簪驗之三珠皆合
舊蔕一家上下仆地而慟曰吾家失全盛舊業子孫貧匱婚事難
周亡靈亦軫念于此歸飯含之珠以助婚也其友亦長慟而去

金義重慎家蒼頭也年十九服役主家不堪務業之勞潛跡而逋
不尋形影者十餘年慎家使奴業山徵諸奴歲貢于嶺南至鳥嶺
着騣帽穿藍段玉珥銀頂御飛龍而過者辟路甚嚴輜重塞路
業山駐馬路左而伏熟察之狀類金義重甚異之大官亦從馬上
睨視之至里許數卒還來牵業山去業山惶懼魄遁入山谷數里
有綵幕臨溪奔走供給者遍滿山原至幕外青衣了頭入通于大
官々々張翠幕揖讓而進果金義重也對置紅椅子被赤豹皮
揖而陞左右紅粧各執盥洗麈箑者數十人義重問其主寒暄
因叙阻濶俄而輕粧奉盤而進方丈珍羞寶器璀璨衆樂并奏
觴荳并進彷彿公侯之樂業山曰昔日共事于主何其困也今做何

官若是之貴義重笑曰始爲萑蒲亭長遷綠林縣監陞授潢池府使今聞京中大衙門収税于新市甚悪差官入我境故賣牛犢來迎于市宴飲于此因命侍児出装中緞段五十匹其十匹與業山四十匹使進主家曰敬修十年貢、業山歸而奉其主〻家因是而冨（ ）閔良申汝櫃者興陽庶孽也萬曆己未年 天朝徴[征]我兵阿哈赤汝櫃代嫡兄行與寶城人任興國俱射天字弓與一當百之選入胡地鏖壘六七部落遇伏兵天将劉提督綎喬游擊一騎我國褊裨宣川郡守金應河等力戰死之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以八千兵馬降於虜〻俗受降以萬軍咳唾合盛一甕瓦分食降卒汝櫃隷弘立軍虜點降卒盡去寸刃驅之如羣羊諸犬至黑龍江〻深且廣淺

猶沒肯自度到此益絶歸路與同行者謀高嚴大呼曰男兒不
能死一涉此江終身虜孰從我而歸哉遂躍馬潰圍出隨者十
五人盡爲追騎所殪獨與興軍全馬緣山谷穿山林而至一處巨壑
中斷兩崖相距數丈汝櫕擧鞭躍馬一超而過興國馬後蹄不躡彼
崖跌墜崖下踊身攀山脫甲而上追騎奮戟不逮者數尺艱以獲免
兩人一騎一步西南行數日宿山藪夜聞犬吠聲在十里外汝櫕曰
吾聞胡犬見人追趕而吠中原之犬吠不出門吾往試之覓粮而來到
村外犬吠門中以華音呼曰孩子〻〻 村無男只有婦人呼集出觀以
壷醬餱粮迎送歸到我昌城陣將李挺男選輕騎十人令復進黑
龍江偵候不見我師歸値胡賊死者七騎獨與數騎還馬天兵

之攻部落也無男女少壯而厮殺之小兒皆交臂瞑目縮坐以受刀有婦絶艶盛粧據汝櫃按劒三進三不忍手撫之婦以羅衫褁袖[手]聽其斲天兵拔刃斫之○柳辰同未冠也喪二親未學日與長安俠少游倫閭里圈承懼被夜禁使同隊一人散髮隨而哭有送[若]喪者嘗於大逵中與人戲角觝人無當者時宰相李自堅行辟人一見之因問曰爾有父母乎曰早喪親托於長兄曰爾讀何書曰未知學也自堅目之去仍以娣女妻之年十八九猶爲無賴遂操弓業武妻家婢眾恭以鐵鞭扑之即斃妻母苦之讓子曰嘗爾新郎爲可人今年長不學悖甚余甚閔焉自堅曰願勿憂年尚少辰同之射廳習騎射墜馬絶而甦怒折弓曰武危事非君子所宜業自今誓舍武從事於文乃躍

馬歸路遇臺諫不肯下馬馳入自堅家請學講經書終捷明經
官至判書而卒與自堅一見辰同於角觝之場知異日必貴遂許之婚
藻鑑如是豈尋常肉眼者比乎○古者有丞相崔瓘者年幾七十求
後娶中媒者莫有應士族家許之將納幣其處子大慟垂淚而言
于父母都之李氏家有處子家貧未笄丞相使人言其父母〻〻不肯
許處子曰吾門無達官父母食貧終世一女子何關願舍吾身從
之以周我二親幸而有後將爲子孫榮不亦可乎父母許之妻焉同調
若干歲丞相沒其子弘胤大貴官至兵曹判書李氏終身享其養
其大慟之處子適士子有失行嬰法網不善終到今言者爲奇談
惠莊大王朝處士洪裕孫年九十無室爲後嗣求妻媒嫗行莫不挺

棒而驅之有一處子謂其父母曰雖嫁夫一日死願爲賢者妻父母許之裕
孫九十生子名志成博學多聞爲世聞人訓後進達官多出其門至于
昭慶大王朝丁酉年年近八十而終兩世八九朝歷年殆二百載豈不大異也
哉一說七十六娶妻生二子志成第二云○南師古在江陵謂邑人曰今年
必有大兵邑人靡有孑遺謹避之邑人素知師古有神算避于襄村之
間其年癘疫不可勝記一邑蕭然師古曰吾之術業可謂粗矣謂癘謂
兵邑中儒士崔雲溥登第爲親將開慶宴師古謂邑人曰爾輩須往
觀之此邑三十年間無此慶後李璥登第適三十一年嘗來京師叅判
鄭斟遠幼時從長者見師古後再往自內高聲問曰鄭秀才來
耶顛倒出迎鄭怪問之曰何以知吾來曰豫知君來指壁上書曰

某日鄭某來嘉靖丁卯師古登南山蠶頭望見驚嘆良久曰是
何王氣索然俄而曰移在社稷洞未幾恭獻大王薨無適嗣
昭敬大王社稷洞潛邸即祚于乙丑年蚩尤旗出長與天齊師古稼
知有壬辰之亂○洪相國彥弼親喪中居廬塋中子暹以童子從
夏月彥弼宿于樹陰下開目視之暹亦赤身蛇過其腹暹熟視之
凝然不動俟蛇已過腹而後起問其由暹對曰方過之時若動身則
蛇必咬我彼既不人吾而木石吾吾亦不自人而自木石彼自不咬是以視
之不動彥弼聞而異之知異日必大成後繼彥弼爲相國○承身[相]黃守
身丞相黃喜子也有所眄妓鍾情特深喜嘗責之切守身唯唯
而退猶不踆一日守身自外至喜整冠服出迎于門如大賓守身

懼而伏地問其故喜曰吾以子待爾而爾不聽是不父我〻以賓禮接之守身叩頭請免厥後更不與妓相問嘗扶醉橫截過妓家宿馬夜半酒微醒開目視之見燭影下有女在側察之則前日所眄妓也驚問曰爾何為來此對曰舍吾家安之諦視之乃妓家也於是大怒詰其由於僕欲殺之對曰來時馬首指此家意大人回轡也蓋昔日來往妓家喂之甚勤馬首之向馬也非人也守身遂悟取劒斬馬首後守身以蔭官陞相位○參判朴啓賢二相忠元之子也富氣槩不拘苛禮少年陞宰位衣父衣乘父軺一代之榮一家之慶無雙二相呼其子曰令公對與之對奕參判見大夫人為二相新製衣南段藍衣請以賭奕二相見輸參判託以起旋入內請大夫人試新衣既着

從小門棄父軺而走以扇叩轅下卒推轂如飛行路榮之以為斑衣之舞　恭獻大王朝遣中使宣醞迓臣叅判擧酒屬漢城右尹曰若何不為漢城左尹時二相為左尹右尹曰將置乃翁何地曰其翁不可移之判尹乎廷中大笑中使立而啓之越明日特旨拜忠元為判尹右尹為左尹○李芝峰睟光為安邊府使其地有一氓漂海而還者曰嘗與三人同舟漁于海隅颭風直西行七日七夜不暫息忽至一處艤岸而眠忽聞浪聲涵湧擡目而視之巨人腰下入水腰上露于水長可三十仞其頭面肢體極雄無比矣三人者刺船欲避之已被攀舷欲覆之蒼黃擧斧斫其臂巨人棄而上山三人引舟而去巨人立山上魁嵬觸天如山嶽不知何許地人三人復遇西風泊我南海康津之堧歸焉嘗聞

東國通鑑有一女死而浮其陰七尺盖海外多巨人國豈防風氏長狄僑如之遺種歟○智異山佛日菴在雙溪寺東嶺外十里所經過路絶斫松爲梯者數處昔新羅時崔致遠所游處也西有青鶴峯仙鶴棲焉東峯有長瀑高可數千丈狀如玉龍倒掛銀河飛落直瀉于臺前昔人大字刻其巖曰玩瀑臺菴在臺北松林蓊碍焉時有休糧高釋有一有道〻衲孤棲其巖方春三月杏花滿山月色如晝夜將半忽聞巖外有人語聲老衲以爲窮山絶頂夜深如此何處客子徘徊於玩瀑臺上欲近之則揮手止之固請還入老釋不得辭入菴而窺之客與童子語微聞其聲不卞何謂也但衣裾隨風飄入良久卿然長嘯叅鳴竹動谷答巖鎮餘音裊〻遠揚雲

表老衲心淸神爽更欲出拜而颯然而逝循巖腹無谿之地直渡香
爐峰童子隨之其步皆如飛不知所向老衲瞻望噓唏始覺其爲眞
僊○譯官表獻朝天過丰嶺高三家高三終夜念阿彌陀佛懸茶
瓶壁上喉喝則飮其茶念誦不撤謂憲曰東國人多誦澤字子必聞
之我誦阿彌阿佛有利於前生乎於後生乎憲曰不然東國有一說有
一高士尊事釋氏捨絶百業以念佛爲事常居一室每誦阿彌陀
佛日以繼夜如是積數歲夢有神人自稱阿彌陀佛款門謂居士曰
汝念甚勤我當福汝明日方伯過汝邑汝伏橋下連呼吉生十餘聲
觀察使必福汝明日如其言終日伏橋下果有觀察使過之居士大
呼吉生十餘聲觀察使命邏卒拏致之曰我兒名吉生爾何慢我

呼我兒名十餘聲用大聲八十匍匐而歸 私怪其故其夜夢有神人
曰汝嘐觀察使兒名十餘聲猶受大聲八十杖我豈爾觀察使之
比乎胡嘐我兒名千萬聲日夜不休積乎而今後無嘐我兒名自
此居士大怖更不呼阿彌陀佛高三大驚曰吾不承子教幾受重杖
於今生矣即覆其茶瓶終夜安枕更不念阿彌陀佛憲官至崇祿
今七十七歲云憲自少至老關西抵北京與諸妓歡飲無一所眄人人皆異
之○有一書生讀山寺積時月與同舍僧相昵僧每朝以供佛飯僧之
餘兼請丞旨夫人靈駕生問其故僧不答後日又聞請靈駕如前
更詰之僧既與生相款迺悉言其由曰始與某丞旨相識欲謁而進
會丞旨禁直不還日暮因借門外側室而宿時夏月如晝不勝情慾

直入內閤〻門不閉諸婢交錯而卧見床上一女露體玉色可餐棄
睡而干之出卧于門外如初尋聞自內喚婢進沐浴湯吾未曉而遁
既明過其門渾家有哭聲問之隣夫人昨夜繫頸而死未知因其事云
每憐節婦因我而死是以終身享之生聞之不勝膽裂欲拉殺之力
弱恐反遭害乃誣其僧與之出遊指高峯曰此峯奇峻可賞願伴
我登眺僧偕至絶頂斷崖千尋其下截險人跡所不到生喜謂
僧曰我與爾身長孰優僧笑曰秀才焉敢擬我生請試之背立齊
生遂奮臂推之倒落千尋之下而斃君子曰生之殺僧快則快矣惜
乎不能聲其罪而正法誅之也儒生名姜子愼後爲坡牧碩德之侄也
婦人姓氏無傳焉 ○ 興陽李睦者良民也生業甚饒有田宅妻孥

而獨好浮屠常有出家意不忍家少之零丁矣有所善友交道特甚
一日邀之其家與其妻子同宿一室睡既熟抽身而出投鑰其門傅滿紙
書于壁上而去曰僕素好佛法欲捨家遯逃托身於空門而不忍妻子之
無托深知子仁愛有信不棄我諸孤子我有財有室足以濟其貧乏今以
妻孥付子々勿辭其友睡覺後疑其久不還出而視之門已鑰矣遂壞
門而出燭其書云々已失其友矣其友善人徧呼隣里族黨而告其故遂
辭去厥后睦永不返隣族聚而謀之更招其友付以田宅妻孥友亦終
不得辭睦今遯無等之月出山人或有見之者云矣○懶翁者麗末神
僧也爲檜巖寺住持赴任未至寺十里許有一破衲蒻笠者伏謁道
左翁問曰爾是何人對曰貧道乃寺中乞粒也聞大師臨弊刹敢

要諸路翁使之前僧涉水不搴裳而使之前渡水如踏平地已黙
知匪常也入寺中不知所向翁已入寺不禮佛卽舍廊閣寺僧怪之俄
而先令寺僧辦麻索大合圍者數千丈諸僧尤異之曰大師初莅不禮
佛先徵物出力何也然不敢拒具而進翁上大佛殿擇健僧百指將大
索纏幾第座六丈佛仆地寺中老僧齊會合掌而請曰自前日此佛
靈異無雙祈雨而雨祈病而病愈祈子而孕凡有所祈輒應大師初政傾
耳拭目而先仆世尊之狀大可怪也翁嗔目而叱之曰爾輩聽我指使而已諸
僧不敢拒齊力引之木像金身百掣不動而元匪重物也老宿揚眉而言曰
果若人言靈佛不可侮大患將至矣翁自上榻一手擒之卽仆于地牽
而出之沙門之前積薪之上而焚之羶臭滿山於是更造他像而立之

又有妖僧如前焚之三造而新之更無災仍安之曰凡安佛像香火供
饗之或有山魑木魅憑尾焉假作如來靈幻者比比有之所謂某寺有
靈佛有感輒應者皆此類愚僧尊而奉之或至闍寺貽患僧徒無數
弊可不懼哉吁懶翁神僧也物久則神必依焉知佛寺朝夕供養之地
乎鬼之求食者捨此安適且如今或刻石人於墳上以衛神道歲久山
魅或有憑受其祀今或有用石華表頗亦有理也夫○崔演者江陵人
人也聞金時習為僧隱雪嶽山與同志年少五六人從容追遊請學
時習辭焉獨演可教留之半歲盡師弟之道寢興不離側每月
高夜深寤寐視之失時習所之牀席虛矣演深異之未敢往尋
之如是者數矣一日夜半月明時習衣巾潛出演隨其後越一嶺踰一

嶺草林而密伺之嶺下有大盤石平廣可坐二人不知從何來相揖坐石上語遠莫聞何語也良久而散演先歸卧如初翌日時習謂演曰以汝為可教今始覺見煩燥不可教也遂辭焉終不知所與語者人也仙也

○博奕者小數也善賭者日収千金全州有金哲孫者有美妾容態絶世倭有善奕者悅其妾知哲孫好賭奕以一寶鞍盡日星珠爲鈿以示哲孫々々請以賭之一戰而勝得鞍倭加重貨請退如見贏請注美妾哲孫心易之須與牢約三戰三輸終以妾歸倭牽其妾上船而歸其妾在倭中怨之寄哲孫歌曰全州地金哲孫與人賭奕莫爲先千金姬載倭船盡日盡星一鈿鞍須替妾顏看其後百餘年有西川令々宗室也善奕爲東方第一手曠世無敵有上番老卒自下道來牽駿馬上

謂曰聞公子善奕試與戰不勝注此馬三戰兩輸竟進二馬去曰請公
子善喂此馬它日踐更期滿當與再戰歸此馬而歸西川令咲曰諾自以
得駿馬喂養甚勤倍它馬甚勤肥他日老卒期滿果再來請奕西川令
三戰三輸遂取馬而歸曰小人愛此馬自知上番京洛客中難得善喂故姑
託公子家耳今蒙公子善養變玄黃一肥不勝感激矣○頃年有申求
止者私奴也妙奕甲東方自嘆有絶藝窮居食貧時外戚李良權
傾一代自稱善奕亦無敵求止欲謁椺莫爲之先四十匹錦買赤珉纓子
塞與良椺家奴盃酒交歡曰欲謁相公賤隷也無階一拜願因爾通名奴
曰相公多貴客金貂者日夜如織但某日忌辰却客閑坐可其日來呈其
日果投間欲謁椺甚喜曰爾果奕之甲乎申求止乎今日果可交一戰

求止故不勝樔喜甚々曰爾之技止此乎他日又謁求止曰小人對奕未
嘗見輸東國弥之今於相國輸其局心怏々夜不能寐仍用重物為
孤注樔曰諾我輸當惟汝請汝輸當注何物止曰小人家有傳家明璫
纓請以此進終見屈出諸懷進之樔每垂其纓誇賓客曰孰謂申
求止奕家甲手常隷匯不重貨吾能注取其纓常隷之技無足論矣
異日求止再謁樔喜甚々遂謝客杜門而見之曰孰謂汝東方第一奕無
意退此纓乎請挑戰決雌雄求止垂敗而勝者連三局樔憮然嘆曰我
今負當從汝請欲何物求止遂於袖中出一束空簡四五十張進之曰有
賤女將成婚願求婚需於平安一道樔曰甚々不難惟汝求樔素敏於
書翰一揮滿紙其數四五十張進之求止曰有賤女將成婚矣賴大監之德矣

遂具騎僕遍乎安一道納其簡列邑無不倒履出迎坐大館以舍之敬之如使星所資連𩋯并輜䡢載而返卒為富家○成子沆文官也善相馬其女婿判官安潫買一良馬愛之喂養倍之肥澤飛驤常過于庭子沆一見之曰此馬逆毛脊背𦢊膸離圻不四朔必死速賣于市取半直若滿其價是欺人也不可若因留養匪徒失本價喂養之功歸虗潫大怪之曰吾馬肥澤如此行法如此朝夕芻荳不減表裡有何病而取半直賣之乎厥四月果無病而死常在堂中聞墻外馬嘶曰是馬有某病不多月而必死說與主人後日其馬死主人来謝有宗室人買良馬欲示之子沆〻〻在別室門窄難容馬立門外𣪍㲉嘶子沆曰不須見其狀聞其聲不久必死也須速還其馬無狼費其價宗室咲而不信不數日斃其

神如此其以伯樂比之〇黃建中宕之子也其家京師縱步花柳有先僕在
鐵原來往留連者歲將半矣舍于古東州側嘗夜獨寢忽有美人排窓
直入容色絕艷狎坐戲咲因開裯眺枕建中心迷不定將不能閑其態但
時月嚴寒所服皆絳給纖絺意不得無訝郄之甚固女柔辭巧說嫵
媚百態終宵不肯去自此宵徃昏來侵軼多方建中心知其匪人終不
許共歡使妾左女入其右使婢右女橫臥枕邊使婢枕外女橫臥足下使
侍者足下猶不離其床招道士巫覡爲防已之女愠曰我匪苦子只感君先恩
欲報德於冥冥之中矣曰何哉曰我乃東州弓裔時宮女眷宗封都破死亂
兵中子之先祖黃繼允瘞我於西郊山外數里所當其時天暑着衣絳給至今
猶着古衣幸君勿訝建中自度不得離舍之如京女隨而往追之京第侵

之如前建中猶穿非女畏犬家人多畜狗環鈴而馴之居數月女泣而辭曰非徒子薄行斥我蓋堅吾與子緣已盡矣從此辭去建中曰汝久留吾所待之不盡禮今將別矣願聞來歲吉凶女只書五言一句曰金鷄屋上棲一家未解其意建中與惡少橫行閭里犯邦禁拘之獄ゝ中樑上有黃鷄一棲詰之同囚則曰甚憂中夜爛難知曉色畜此以識更始悟女之前言野史氏曰女是狐精故畏犬豈野狐入宮人廚作祟所以知弓商時事也○李相國子常名恒福號弼雲又曰白沙始生不周碁乳母抱持近井放諸地坐睡相國匍匐幾入井乳母夢見白鬚丈人傾而長以杖叩其脛曰何不着兒痛甚驚覺趨而救之痛其脛屢日大異之後家中享祀掛其祖李益齋齊賢影子于堂中乳母見之大驚曰前日叩吾脛者即

此影子也吁益齋郎前朝賢相也英靈不泯於三四百載之後能救兒孫於阽危之地豈徒豈神甚靈亦知彌雲異於凡童能致神明之祐猗歟奇哉○高敬明為淳昌郡守得染病而卒擧體俱冷而心下猶溫經宿未冷忽如夢之覺曰有使者招余引路而去至一官府使者入而告之官人曰所招者匪其人也促令使者復引而還入淳昌界於路傍民家有皷聲鼕鼕有聲使者曰願入暫憩而見酒食而去敬明隨入其官巫曰我城主來矣迎之上座奉觴侑之享使者盡醉而送之郎入衙舍遽亡而覺之遂令從者往路傍家夜祀未罷問之巫如其言矣○申叔舟少時赴謁聖試未畢夜與其友人同就成均館見路中一物張口當路上唇着乎天下唇接于地同進者惶怖却立取他路而進叔舟直入兩唇中有一青衣

童子拜而言曰願從措大遊唯所指使叔毋嚮之自此隨叔毋不小離遂捷巍科凡有吉凶莫不先事而言聽其指導無有不吉及渡海入日本風恬浪靜終致利涉而還其從　先廟封首勳位躋台鼎童子亦先告吉及其終也童子泣而辭去未幾而卒嘗試古今之書李林甫有神童安祿山有神兵豈此類歟○權擥少時聞友人染病闔家時將不救往救之衆止之曰不顧一身活人於水火之中奈延一家何擥曰死生有命故人臨危忍視而不濟不義賫藥救之入其家童僕死相枕矣友握擥手而泣因與同宿覺而視之友人潛抽身避之他處矣擥欲歸夜尚早歷衆屍出外廳而假寐時細雨初收月色微明忽有兩鬼倒被蓑衣超墻而入直趨於內曰其人逃矣出外廳覓之見擥手在一鬼曰其人在此一鬼曰權政丞也不可干也復超墻

而走擧褰衣追之行到一曲巷曰其人在此遂超門而入俄而有哭聲矣高
輿柳氏曰擧信天不惑能捨身以救人其致福祿遐遠終躋台鼎詎不亦宜
哉其友不顧救己之恩欲賣友以代己其處心無似宜夫神之殛也○李慶
禧家有鬼作妖或斷人髮鞭人背點汚飮食毁碎器物累歲不能去及慶
禧為開城府都事所寓有蟬聲出壁間時冬月無蟬家人知鬼自京隨
來有一校生使氣猖狂者曰人鬼殊道渠何敢作擾我當痛避渾家信之
請入壁間果有蟬聲仍拔劒擊柱之際蟬聲極清低仰因從恰似
鶴吟樹間校生側耳聽之乃厲聲叱詬曰何物妖鬼乃敢冬作蜂聲良
久寂然須臾有物自空中摔校生髻仆於地鞭杖之聲震一堂校生流
血氣塞不自省扶曳而出藥餌屢日艱得甦慶禧官滿歸農庄亡有

有積未成山高數丈者五峯一峯可出谷五六十石一夜五峯俱出火烜爀漲天呼隣人救之火遂滅則無一點灰燼翌日火復起隣里救之又無火痕第三日火起如前呼隣人救之隣人曰兩日鬼戲非真火也不来救是夜五峯燒盡無餘乃所謂物怪者匪人死爲鬼特物久有神能幻人形以爲戲耳其爲天地間四大之氣鍾而成人死則還歸大空漠然而散其間生爲含冤抵死氣不散作妖人間千百中無一二焉獨物之久者含靈假像與昆虫草木魚鱉之精能爲生氣虛狀者比比有之其氣本邪自不干正所謂邪不干正者豈虛語哉○世俗以兒瘦帶神多尊奉之忌諱之只事祈禳不事藥餌非惟人命夭札之可哀英俊豪傑之才殄殲於一疾良可惜也世咸曰斯疾也某事靈異某事怪愕非鬼而何非

但婦人也雖有識丈夫未免恇惑如巫如蠱豈不寒心哉余惟疫者熱也
熱者火也火性明火主心心本虛靈故方其發熱也靈必更明如火不聽而
聽不視而視密處幽房能燭外事或發於譫語胡說使人驚動妖惑
無他心火熾熱如物照鏡然也何以知其然彼仙也佛也能使心地精明
生處室故雖定坐方丈能知山外之事能洞他人之心不過明其心火故也患
疫之兒何以異於此哉余家有奴患瘇移之五十里園庄余心憐之得一獐
脚送似其肉未至奴亂言曰吾之獐脚安在不絕於口奴死而肉至庄主
哀而奠之吾隣有兒患斑疹人或饋牛三蹄兒母密棄之勿令兒知
兒瞑目卧房中曰吾家有毋之肉三請使我嚐吾疑瘇疾斑疹皆極
熱火甚明能觀於無形故也豈有神告之也兒女攢手視神可笑也哉

興陽之民有死於疫葬山下村人往于田間有聲隱〻自墳中出曰活人〻〻
村人欲奔告其家有一人止之曰諺不云乎見死而甦者告其家反受其死
禍村人怖而止翌日又聞其聲三日後寂然矣最晩其家諸子聞之發塚
視之棺頭坼絞布觧衣衾開死尸轉覆矣諸子大慽訴之官杖其人吁
野人無識至此哉禍福之說誤愚氓也甚矣○洪仲咸早喪室有一男
初生未學語其後四五年兒晝眠驚呼哭乳母抱持而問之兒曰有婦
人盛粧身衣紫色長衣帶青段長帶泣而抱持曰吾兒可憐〻〻是以
驚哭乳母問其貌即母狀也乳母聞之痛哭曰汝母初亡用紫色長
衣青段長帶冥中所著必其衣帶也以此推之郵亭之鬼借衣陳
情滎陽之魂襦衫訴冤李文敏之紗衫半臂嚴武妾之琵琶葬

頭皆匪虛也○壬辰之亂兵曹佐郎李慶流爲防禦使從事官戰敗於尙州其兄慶濬武將也方戰在平壤領大軍防守順安適値忌辰淸齋獨坐諸軍退就各隊忽聞雉堞間哭聲呵呵視之無見慶濬怪之俄而忽有人如嘯曰兄氏吾來審之則慶流之魂也慶濬泣而問之曰爾自何來曰吾死後欲訪吾兄之所所居兵威甚嚴怕而不敢進今者隊伍稍退兄亦靜坐間而來曰爾死於何地骸體在於何處可一一指之拾其遺骸使之葬乎曰兵敗之日僅抽身亂兵中埋伏草莽翌日步上山寺於路遇倭方其被杖驚魂飄散不知形骸所在曰爾可來往于兄弟所勿往父母之所恐其益疚其懷也曰然吾不使父母知之自此來進于兄弟所家間事無不言之諄諄如平日如是者三年而不止其時一家皆以戰敗之日爲忌祭審其言戰

敗翌日死以戰敗翌日爲忌祭云耳萬曆壬辰癸巳間統制使李舜

臣之閑山島也其子從軍于忠淸道與倭遇斬三四級遂北長驅有一倭

潛草間伺棄其不意突走擊之墜馬而死舜身未之聞後忠淸道防

禦使擒倭生致之閑山島陣其夜舜臣夢其子徧身流血來曰降倭中

殺我者有之舜臣驚而悟始覺其子死也俄而訃音至引降倭問之曰某日

忠淸道某地有人棄赤白駁馬遇爾等殺而奪其馬其馬安在欲審之其

中一倭進曰有少年棄赤白駁追我而殺三四人我埋草間卒起擊之取其馬

納之陣將復問諸倭信然舜臣大痛命牽而斬之招魂而祭爲文告之

壬辰之亂統制使李舜臣將造戰船以蔵水軍伐材于閑山島樹上有魂

而泣曰願勿伐此谷之木今爾輩來伐此谷之樹吾儕多移他樹願勿

伐此谷之樹軍問爾是何人曰全羅道儒生宋也一家男女死於兵今此來託于樹丁丁之軍遂移他谷○朴洞改名洲力理學訓誨後進不以鬼神爲信其子九歲死葬于先塋下畢事而還來轉山谷忽有鬼聲自墳所嘐呶名曰石耶取鉀去視之無人而忘鉀来矣遂取而歸○龍川驛在黃海道路傍而燕山朝殺洪貴達于此貴達字兼善後有宋軼以天朝迎慰使宿其驛軼字嘉仲夜有寒氣自遠而逼肥骨久寒寒殆不可堪忽於戶外有聲曰嘉仲嘉仲軼問其聲知其爲洪太史應之曰子是兼善否曰唯遂呼僮對置椅子下床揖之有如物倚椅上寒氣尤逼曰我死時天寒甚至今寒氣不解願與我熱酒遂命熱酒三盃俱饌排椅前良久曰余寒稍解多謝余思覓酒解凍候行官到

来討累致驚怖輕殯匪我故犯之令公祿福邇腆子孫延甚勿憂〻〻
遂辭去後輒爲須相子孫多至卿相礪城君寅判書言慎祭判聊皆其
後也○有陳蓍卿者有所事出遊川上秣馬忽聞人噴嚏聲反顧之無見
如是者數矣仍倦而睡夢有布衣士人泣而言曰有至冤欲向君訴君能
副余願否蓍卿曰諾試言之士人曰姓名某居某地有奴頑暴將傳諸第
幾子〻性甚嚴奴怨之爲我執轡殺我埋于此僕有子居喪朝夕設祭
而使其奴行祭余畏而不食將於某日終制至是日子見吾子密言之報余
讎收余骸葬吾骸埋彼川邊樹下草葉隨風入吾鼻則輒噴嚏又言
其奴像貌甚詳蓍卿驚覺異之遂就樹下尋蓬剔沙果有人骸一
具而草葉隨風出入其鼻矣後至是日尋其家見新闋服者見蓍卿

顚倒而迎之饋餉極腆耆卿問其父緣何故死何所曰吾父出遊死不返
不知死所虛葬衣冠於此山昨夜亡父来言今日新来之客待之如我必知
死所来知尊何所指教乎耆卿忽神急如夢覺問有語曰此過庭
者即其奴也熟察之其面目如所聞川上之語者耆卿乃附耳語曰喪主
乃以微過縛其奴鉅杖訊之一二輸情殺而磔之收父骸於川上葬之古兆〇
僧天然有所如過西之殷栗白晝無雲氣忽見中天黃白兩龍從東西
并起相遇橫空相鬪乍前乍却白日照之鱗甲爛爛相映移時流
雲四集如水之趨壑霹靂雷大震〻張滿雨脚大如繩飛電隨之良
久相與蔵身解鬪而散廓然爲晴矣乃知龍者飛物不必隨雲而動龍
動而雲自隨也韓子曰既曰龍雲從之眞莊語也〇公洪道水營在保寧海

上有亭曰永保勢壓滄海有白龍馬或出遊海上騰蹄跨躡洪連如平地其馳驟之狀電邁風迅鬐者鬣鼠尾騣一如馬鎬皓如霜雪其俗傳龍出見則邑有慶水使必蒙恩賞云穆之造牒騅棽之澤之龍項羽能制而乘之又曰澤馬御桑阜又曰龍馬覊縄而過紐今復是馬也若有人能覊絏而御之安知不為地上之龍駒乎 ○古人漫録皆經徵驗而著之方策非子孟狼也寶恩縣有鄉座首獵于山見一死虎僵卧呼號不動股投以礫礫不動欲試以弓箭刀劍座首惜傷毛皮止之有解事者知虎死必尾潤首山非死虎也座首不聽不財不刀而使獵人舁之行數里虎舉首四顧遂跳躍而去隣邑笑之曰凡有笑侮事必稱寶恩座首之瘞虎也且有人愛猫猫入懷中却之不出猫遂咬其乳久不釋毒氣遍身四體俱

黄腫閱醫書用薄荷已其毒腫盡下一身皮膚盡脫也且六月十三日
種竹者移根不死余聞三說怪而不信及其見古誌虎食狗則醉猫食
薄荷亦醉又曰六月十三日竹醉日也移竹不枯然則非獨人醉於酒物亦有
所醉也南海有竹島多蛇刈筍者必鞋襪乃入也且南中養筍惡筍易
成竹或覆以雞尾筍長而久猶脆或值陰雨屢日筍成大蛇滿羅浮誌所謂
竹為蛇者亦不誣也○金堤有老僧得一虎子養之既長如一歲犢老僧
愛玩呼斑童常與人狎而戲之一日老僧薪于山童子泣而奔告曰斑童咆
哮拏攫而前有咬我者然老僧深惡之持劒而逐之虎子怖而走逞礫之
不及斷其跟後虎子驚而逸自恣其行止不復為人擾其後閭里多虎患
逢人輒囕審其蹤缺其後也乃知為斑童蓋自始與人相狎閃舌磨牙相狎者

有素且備審易制故也入南原屯德里聞勸農之呼尋其家俟於門外

餘作人聲曰屯德里勸農〻〻〻〻勸農開戶視之自此村間夜聞屯德勸

農之呼人知其虗至○有大鱗登絶壁入鵲巢食其雛而盡之鵲盤天引

其類衆鵲漫空而鱗甚巨不可敵鱗嶷然不動鵲奮翔長逝引一青衣

而來大如燕而小於鳩從天低翼而下直坐鱗頭俄頃鱗脫頷於樹上宛

委墜地而死搖翮東逝不知所向識者曰海有名鷹曰海東青勇健

過於白松鶻所謂鷹王者也大抵豕食蛇蛇與豕為相克有大鱗懸樹豕

仰視而欲噬之不得卧樹下佯死連日卧不起鱗飢甚欲咬遂掛樹枝伸其

尾縛豕試引之去地丈尺豕猶不動鱗始下樹縛豕豕啣其尾疾走巖

石叢林中鱗鱗皮盡剝豕遂寸斷之啗其嗽唶○鼬者黃鼠也畜乎

穴中牝牡求食游穴外有大蛇入穴盡食三四子飽盤林中一兩虺悲號俄驅
大蟾轉輾至蛇前以兩木枝對挾蟾腹背使丁尾向蛇口兩虺對咬木兩頭
甚緊蟾散溺蛇口數三次蛇蜿〻而斃虺剖蛇腹出其四三子舐之吁物
亦知報復以快目前但慈愛之天均也能知物性相克殺亦神矣人獵雉
〻曾見創以松脂塡瘡口又見魚〻曾逢乂而活松脂滿瘡穴矣亦財猪
不死猪能塗松脂矣而穴瘡合矣物性亦靈自知醫藥豈物之心也亦天
之好生理也否〇有野客會友烹狗將充盤著有一鶻下搏厨夫傷頭面
客曰此取之甚易於是拾小石納狗腸而切之滿一櫃矣置之田中而伺之鶻
下田啄之立盡使健僕荷大杖而進鶻奮身決起離地不能丈遂一杖而斃
滿座皆快之〇丁酉之歲扶安氏避倭寇伏草莽擧家竄匿惟一犬隨之

倭寇括草莽得其人而刃之屍僵於野犬悲鳴守其屍烏鳶狐狸近之則輒吠而驅之如是七八日不暫離家人至而收其屍○詩人鄭之升一生愛山水居龍潭會稽洞自號會稽山人結精舍于瀑邊佳絶處名其堂曰叢桂堂讀書自娛忽有大龜來居堂前高廣俱四五尺其子晦時北轅騎而行或往或來任而自在而不離園籬間有時林谷深壑白氣浮動之升曰吾家老物遁跡而避乎童往尋之果拖負而歸如是者數年矣後之升移居温陽因會稽父老問龜消息無形影云矣長興漁人得龜如獻之府府使朴瑺奇之畜之衙軒以爲玩戲有一客曰吾聞海中龜鼈腹中多夜光明珠可掊而取之瑺之妾玉生者名妓善歌琴者居介之女也亦以歌名長安請瑺殺龜出珠瑺曰靈龜不可殺玉生益令其客剖其腹無物不數月家

室火王生二子死璫母夫人及勸酌之客及操刀之饔食子相繼死者五人邑
人皆曰殺龜之徵也余按龜策傳民家得大龜殺之者果不虛矣璫歸死
道中云或曰後有年纍死云矣○申砬爲北道兵使爲胡人張宴以餉之
其中老胡以射獵爲生多識胡禽獸砬問曰爾自少射獵于胡山有何
奇獸曰少時逐鹿入白頭山有一獸如巨人之立長數十尺遍身長毛被髮
至肩狀貌獰猂背一兒長十餘尺見奔鹿過前一躍而攬之裂其股以
與兒〻背啗之胡人伏地隱身得免云其獸殆是夜叉也○同知朴培根郎
參判梁應鼎之妻父也居羅州湧真山下穿大池畜魚結華亭處焉
有村翁饋鯉放之池中每亭上對客鯉出池面唫喁朴公投之食以
爲常如是者五六年自邇來潛形不出得無欲爲龍登天乎若復見

者射之自此水池中涸澈落沉于底汨汨之涯溢其碕岸為風雨所滌數年之内盡成白沙之地一日朴公燕坐堂上暴桑至之雨如麻顛風拔木忽有一物自地中當檻而上張唇聳鼻兩角巍巍遍身紅鱗瓜甲錯礫白髥皆丈餘蜿蜿如一大龍長百餘尺風雲雹雷閃爍須臾聳身登天而去長廊數十楹為長尾所簸蕩然空虛矣(∴文化將校有柳不知者昔方伯自安岳来到信川縣官使柳探候冒夜行信川文化之間有一嶺樹木薈蔚行經其僻有虎當谿張口而立柳或進或後終不去所向皆借路柳自度不得免時曉月初生見虎口中有物横之虎蒲伏起伏以足指其口柳冒死而進誠之曰我今出爾口中物爾不咬我否虎頷頭起拜為稱謝之狀而呀其口柳奮臂探口中一物拔之乃長鐵簪也虎揺尾而逝盖方伯到安樂妓自客舍

出將食于家而為虎所呑長鐵箸安樂官妓首飾也未幾柳父死將葬有虎當其穴有若禁呵者也虎徃他山攫其地有若開穴者然即舍其穴遂新卜虎攫之地葬焉厥后生柳車達為丞相今文化柳是也○安東有山城朴祭判㦤叙之子曾為府使斵山石修築之釘一巨石剖之石中有銅盞四箇狀如今民間恒庸之盞器皆鍛鍊皆受可容三合石之着銅處表裡滑澤如磨礱曾得其三失其一盖天地肇判融以為山流而為水結而為石今此銅盞似是先天古物形而形制不異於今何哉未知為土為石不必於太古自中古而成乎抑古人所藏於塚中而土化為石乎或曰石灰歲久終成石安知藏於石灰而仍成石中物也俗傳明川七寶山石中得鈴又胡地白頭山水沫為風所蕩成石形如蜂房然則土化石不必自先天矣未可知也時萬曆天

啓聞云其明年奮濟水拯死而生又明年纍敍使中國漂海不返○尹

秀才希宏儒也性疎雅愛水石居鎭里門南山麓斲山巖爲山形衣以

蘚植奇花芳卉引山泉爲池種之芙蓉頗蕭灑爲林泉之盛槩長安

士大夫多叩門來賞因以壺觴將迎其友成擇善於酒間戲之曰吾家

有怪石其巨峻琦瑰天然不待人工豈子弟日費斧斤借人力雕鏤者比

乎子若求之吾有以贈子幸備車馬送之希宏大喜朝日抵書京師假

公車輿牛送明禮里成氏庭擇善笑指南岳蠶頭曰此吾家怪石也爾

如有力任其載去車僕悵望驅而還是時年少儒士金斗南踵門而求見

石山門人辭焉斗南慍索筆題其門曰君家名勝擅長安日〻来遊盡達

官山石豈能偏拒我到門還愧着儒冠其詩傳詠都中希宏大恨之

鵝溪聞此詩曰詩則好矣語不好終身不免儒冠乎南以才子終不中第

○高麗新破之後松都有空第咸以多魅魑人不安居有商人薄貲而買居有日月每昏圻之時出聲錚鉳隱隱出墻壁遂毀其壁而視之其壁重複之中有金銀寶器充棟宇不知幾百疊也有文字曰中官某某年某日藏蓋高麗之亡也宮官分竄宦官有權寵多寶玩臨亂藏之重壁被兵不復旋其第因以空焉入其第者聞金鐵聲以為鬼魅使然多怖悸不安其居故也商人得此起家為富甲松京商人或稱忠臣劉克良

○萬曆甲午年兵火流離餓殍從籍田民皆割屍以充腸開城有一氓抱一歲兒置之路側摭野蔬于田間有二人挾兒而走窮追之入山谷間已投之洋湯爛熟矣縛其人入訴于府不敢抱死兒

入訴于官留之門側賊不服歎以死兒為驗出視之已餘骨矣官吏詰其由邏卒等對曰小人等不堪屢日之飢見兒肉爛熟冒死啗之飢饉之極人失本性不畏罪惡爲是言苟無斯食人之類幾滅矣悲夫可忍言哉

〇萬曆丁酉楊經理鎬在平壤也南原城陷擺撥之報已到平壤經理閤接伴使李德馨曰全州去南原幾日程曰全州去京城皆畧干程日今日飛報南原陷全州留陣將陳游擊孤軍無繼援事已危矣吾當今日進軍王京放炮三聲擧經理幅巾行衣鞭馬獨行萬軍隨之不分晝宵移住京師時賊兵到稷山朝夕到京師提督將軍麻貴劉鋌等無意交鋒將斂軍西退已上題本歸咎先王前自免經理正色叱之凝然不動請 先王進兵與已偕南經理遂棄千里騾擧鞭而先渡漢江浮橋先時漢江

北舟為梁鋪板舟上為路多臬兀不平先王不閑騎棄不能躍馬而及之
經理已渡江顧接伴使咲曰我西齊貢與大王偕南欲觀大王能騎與否兵
危事也大王之臣宗社所係也不可匹夫馳突試千金軀於不可測之地乃
回馬首還京師曰願大王退住西路僅當獨留軍以策應 先王泣
下曰國事已去大賊將迫京師不穀義死守安敢以賊遺老爺獨留
苟活經理強之百請猶不許經理曰無已則廟祀之主與東宮諸王可經
出以避之 先王不獲已從使東宮陪內殿向成川舉京師百萬家隨兩宮
而西巷邑無遺戍獨 先王與經理留京以待變經理洞開城門夜坐太平
館諸軍寂寂招裨將命各哨選勇敢士各二名裝束以待須臾得二百
人如虎如貔密誡曰各把器械潛伏所沙橋過賊盡殺勿令斬給徵功引

賊而北使二千騎交鋒尋又傳令選精兵二千騎識曰伏所沙峴外遇賊
鏖殺引賊而北與五千騎交鋒又選五千騎識曰如前伏振威尊山而待
又選五色火兵服其服排陣漢江北作疑兵經理與麾下諸將設帷幕
建旗鼓于南山城下終日飲博歡笑俄而飛騎來報賊已離稷山前來經理
色不動小頃朱旗馳報所沙橋外天兵二百騎用鐵鞭亡賊前鋒鏖盡數
百人引敵退伏到峴外二千追奔逐北斬數三千級於是賊竄鼠歸巢穴天兵
二百騎建一大旗前導黃金大字書曰天兵大捷之旗各於旗頭上懸倭首
簫鑼鼓角奏凱京師京中大軍歡聲如雷野史氏曰予嘗觀朝鮮國所
沙橋去王京二日程飛騎兼程不日而至大賊張鋒直搗其勢不可當而楊經
理不動聲色談笑而却之使二百王業無長而復全其功何可量宜夫其國

生祀以俎豆之禮猗與休與〇曺偉名儒也號梅溪燕山朝〻燕未還論罪至死將俟還鴨綠江而殺之偉問遼東陰陽先生〻〻書與偉曰千層浪裡飜身出夜宿巖裡月色新偉未曉其意及還意稍解貶邊地配所歸葬塋兆朝議復起剖棺斬屍暴之經三夜而後葬其暴處有大巖〇

曺南溟植成聽松守琛早與相友皆弱冠與若干人縱步花柳庄與佳人約會適有私故將不得赴會南溟曰丈夫與女子約不可負強之行聞者奇之曰曺生異日必成大人曺南溟植高蹈一世嘉遯於嶺南視軒冕猶泥塗其來京師也嘗遊盛春臺之北武溪洞之南礪城尉官雖駙馬頗以儒雅自愛慕先生之風思欲獻盃於濟山張幕於彰義門松林中俟先生之過張拱立路側令下卒邀於馬前先生知其貴价不肯下馬扶醉而去曰長者

不可邀廟城尉望其行塵縹緲若千仞之鳳凰焉○余按參判成壽益所著三賢珠玉北窓先生鄭磏物表神人也於儒道釋技藝雜術皆不學而能嘗以釋氏學心通之法未得門戶爲恨入山靜觀三四日便洞然頓悟能知山下百里外事如合契百不一爽隨乃父赴中國遇琉璃國使臣使臣亦異人也在其國以易數推之知入中國遇神人沿路咨訪至北京遍訪諸國邸館皆不遇神人一見北窓瞿然自失不覺下拜披其橐有小冊記某年某月日入中國遇眞人求北窓曰所謂眞人非公而誰耶其人稍通易學北窓大悅之共處三日三夜論易能通其國之音不待舌人盖不學而能焉常居一室治鍊丹火候之法有客至寒士也方盛冬不耐其苦北窓取坐傍冷鐵片挾之額下以熨之頃之出與客洪爐之燠流汗洽體又有人

患痼疾鍼藥俱不瘳北牕取席上一擲管草手摩口煖使脹之病立
愈不幸早逝享年四十四其自挽曰一生讀罷萬卷書一日飲盡千鍾酒
高談伏羲已上事俗說從來不掛口顏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久
弟磾亦奇士也爲其兄作挽歌曰痛哭吾兄逝傷心欲問天修文繼亞
聖厭世化胎僊寂寞三生語風流萬卷篇乾坤卓先覺大夢忽倏
然磾早鰥獨居四十餘年一不近女色好仙術嗜酒又曉醫方多神
效平生不求進取嘗作詩曰白首參同契紅顏麴糵味春乃其一生事也
年七十微病坐化（　）燕山爲世子時狂狷之症已著孫舜孝升 康靖
大王御榻附耳語切諫曰此座可惜願早爲之計羣臣大駭之咸曰所言
公ミ言之舜孝何敢攀御榻附耳語康靖大王笑曰謂近酒色密言之

耳然終不能泛退溪嘗與曺南溟燕語退溪曰酒色人之所好然酒猶易忍而色最難康節詩曰色能使人嗟亦言其難忍也子於色何如耶南溟笑曰我於色是戰敗之將也勿問可也退溪曰余於少時欲忍而不能中年頗忍無不定力故也時宋翼弼亦在座地卑而能文者翼弼曰鄉生曾有所吟願見大人一介因誦告之曰玉盃美酒全無影雪頰微霞似有痕無影有痕俱樂意樂能知識莫留恩退溪吟咏稱善南溟笑曰此詩合爲敗軍將之識也

乙巳年月日謄出而凡五日半役